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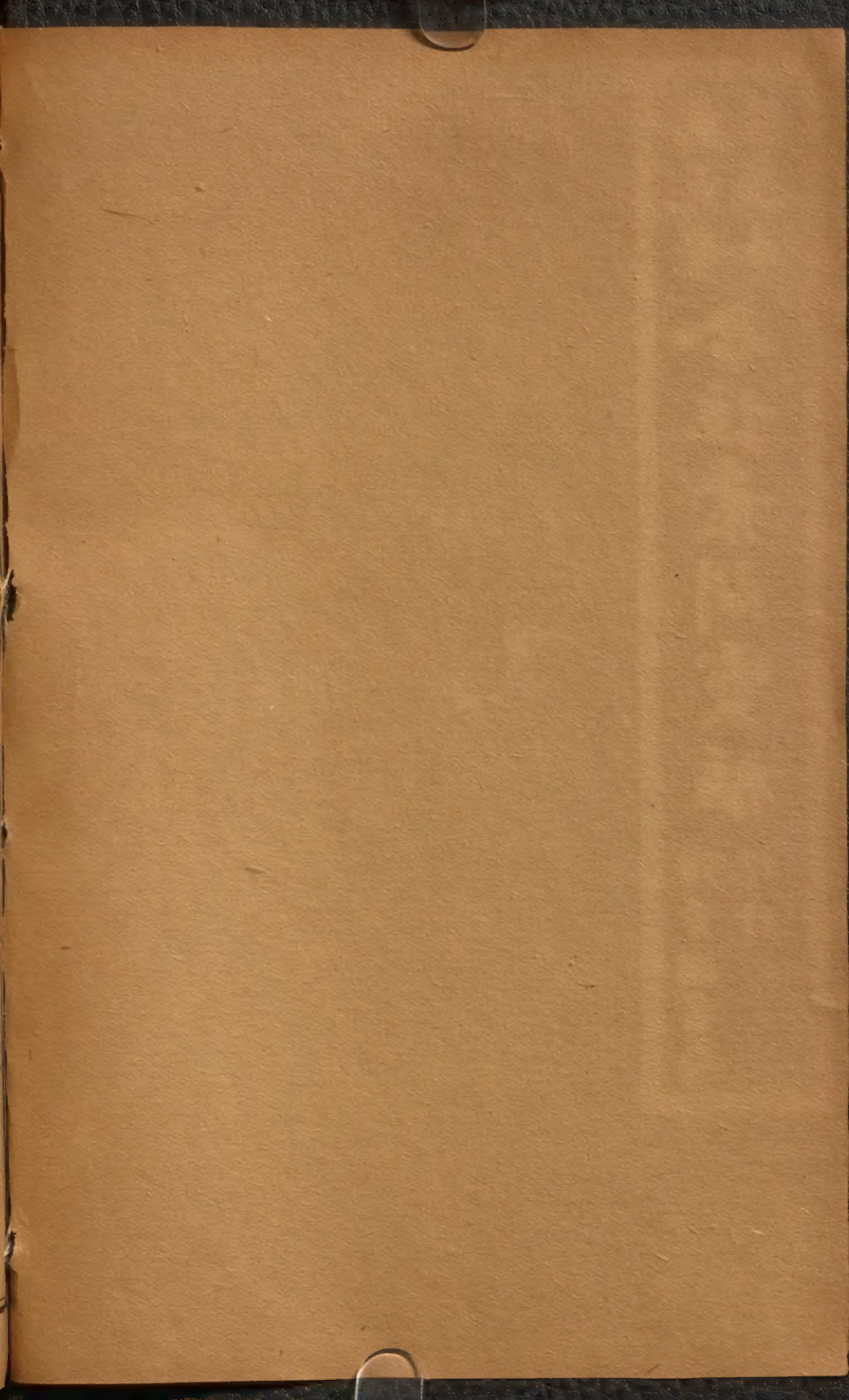
7

T Chinese
Vol VII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錦章圖書局
印行



靈樞經卷之七

錢塘張隱菴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世栻士宗參訂

門人 王弘義子芳校正
黃紹姚載華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梵音鬱

一本云

季協之

寸下

前論有
餘於內

後論有

餘於外
皆謂也

失常

榮衛血

氣之生
始出入

乃本領

之崇長
而榮

流行

有文必

細心

會



律氣失常卷上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於腹中。稽積不行。菴蘊不得常所。使人股脇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於胸中者。上取之。積於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於上。瀉大迎。天突喉中。積於下者。瀉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脇之下一寸。重者難足取之。診視其脉大而弦急。反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

此篇論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外入之循度此篇論衛氣始生始出之道路主于皮膚筋骨之間

以溫分夜充虛而肺出雨焦以溉五藏別行於榮衛之道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所謂別出者與繫入於胃凡宗氣所出之道

路各別也。兩行者謂榮氣出於氣分而行於脉中，衛氣出於脉中而散於脉外。相貫環轉無端，終而復始。二氣清專者行于經，逆之榮血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藏府相通，各列也。所謂榮行脉中，以應呼

與榮下者乃中焦所生之津液隨三焦出氣外注于皮膚豁谷之氣分滲入于孫脈絡脈化而為赤者由

五癰篇之所謂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為津其液而不行於五臟六府以應刻數癰疽章之所謂中分為三隧榮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而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府以應刻數癰疽章之所謂中分為三隧榮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而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府以應刻數癰疽章之所謂中

焦出氣如露上泫穀谷而滲孫脾津液和誦變而赤此血也
子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是行于脉中以應呼吸之榮衛

中焦所生之津液隨三焦之出氣注于皮膚分道路各別也宗氣積於胸中上出于肺循環咽喉呼吸則出與榮氣竊之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下毛竅皆開此宗氣也

則入夫肺主皮毛人之一四則氣出入之機也
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衛氣者人之悍氣之標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
司開闔者也衛氣者人之悍氣之標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
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衛氣者人之悍氣之標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

司晝夜之開闔也

各有其道故曰別出兩行榮衛之道此篇論衛氣之始生始出從陽明之脈絡分行於上下四旁而布散於形身之外稽積於蘊者猶草木之生長茂盛於內也不得常所者不得所出所主之常處也故內積於上者取之於外迎天突蓋衛氣之上出者從胃之大迎任之天突而外出於皮膚也積於下者取之三里蓋衛氣之下出者從胃之三陽而外出於皮膚也積於中者取之氣街與季脇之帶脈蓋衛氣之布於四旁者從腹之氣街帶脈之章門而外出於四旁也天街氣乃胃府水穀所生之氣足陽明與任脈會於中脘上會於承漿與帶脈會於臍之左右而外出於腹氣之街是陽明所生之氣從陽明之經脈而出散於皮膚此衛氣始出之常所也夫衛為陽從脈而出由內而外自陰而出於陽榮為陰從絡谷氣分而入於孫脈經脈自外而內由陽而入於陰此陰陽血氣內外交互之妙道也雖足者以足緩伸緩縮如雞足之踐地蓋以疎陽明之經脈以通衛氣之所出也膠視其脈大而肱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此衛氣留滯于始生之處非稽總于所行所出之道路故不可取之外穴也此論衛氣所生所出之常所與行陽行陰之度數不同故反論其失常以證明之

馬此言衛氣之積於內者有所當刺之處及有不可刺之時也素問痺論有云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悍滑利不能入於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薰于盲膜散于胸腹今衛氣不能行于皮膚盲膜而乃留于腹中稽積不行蘊不得常所使人在旁病于肢脇在中病于胃中則為胸為腹在其中之病腹滿發為喘呼逆息者此皆何以去之伯高言凡衛氣之積于胸中當取之於上如足陽明胃經之大迎穴任脈經之天突廉泉穴積于在下之腹中對胸中而言故謂腹為下當取之於下瀉足陽明胃經三里氣街穴胸中與腹中俱滿則為上下皆滿當取之于旁及上下皆取之即大迎天突廉泉三里氣街皆是也與季脇下一寸即足厥陰肝經章門穴其積重者即攢鍼以刺之如難足之狀然又診視其脈大而弦急乃邪氣正盛宜避其來銳若脈絕不至則正氣極衰宜防其過洩及腹皮急甚其邪盛正衰所發皆不可輕刺之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榮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者病在骨

張此言衛氣從內之脈絡布散于皮肉筋骨之間而各有所在也色者氣之章也兩眉間即闕中乃肺之部肺合于皮故色起兩眉薄澤知衛氣之病在皮也肌肉者脾土之外合于濡然者知衛氣之病在血氣也肝主筋而開竅在目視目色之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筋也筋合于三陰三陽十二經脈故五色之並見也耳者腎之竅耳焦枯受塵垢者知衛氣之病在骨也

血氣者
充膚數
肉之氣
血之氣

也夫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衛氣出于形身而各在其處也

南北為
道東西
為度
衡氣去
形而獨

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於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於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之深之間者少之甚之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

張註此承上大而言衛氣行於皮肉筋骨之間各有所主之部屬也衛氣行於皮輸於四末為所主之部蓋衛氣出于陽從頭目而下注於手足之五指故以四末為部也行于肌肉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為肉之柱柱之為言主也蓋肉之大分為谷小分為竅分肉之間竅谷之會以行榮衛以雷大氣臂脛之大肉之大分也榮衛大氣先會于大分之間故以臂脛之肉為主猶屋宇之有四柱也足少陰分間乃足少陰出于氣街行于皮肉之間衛氣者後天水穀之所生也會少陰先天之氣于分間此氣之大會也諸絡者孫脈絡脈也榮氣從絡而行於經脈衛氣從絡而出於皮膚血氣輪轉于諸絡之間故氣血留居則絡脉盛而起矣衛氣之行于骨者在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骨空者腦髓之所在顧深欽骨之下蓋髓之所以補益腦者從尾骶而滲于脊骨從脊骨而上滲

于髓空以入腦衛氣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翕二十二日入脊內其行九日出于缺盆故衛氣之行于骨者以脊骨為所屬也衛氣之行于筋者無分陰陽左右如留滯于手足其經之筋即為病之所在蓋衛氣者應天之氣也筋者殿肉風氣之所主也風者大塊之噴氣充滿於天地之間故於衛氣相合陰陽左右無處不有若夫皮之部肉之柱猶天之四方骨之屬猶天之道也百病變化者審察衛氣為一病者行于皮肉筋骨之間是以浮沉淺深各在其處○余伯榮曰衛氣司晝夜之開闔以應天之氣也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尾翕二十二日入脊內其行九日上下出缺盆一月而環轉一周是又應月之一月而一周天也是以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衛氣去形獨居蓋水與天氣上下相通日月運行隨天地環轉日日行一度故一歲而一周天月行十三度有奇故一

居於內

少別俱
去聲

腦音國

月而一周天此陰陽之運行無息者也人與天地相參一息不運則失其旋轉之機而為奇恒之病學者玩索而有得焉非惟臨病人以觀生死更可以通玄門為養生之秘要

註馬此承上文而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各有其柱蓋肉之為柱上則為臂下則為脛乃手足六陽經與足少陰

腎經分肉之間也欲知氣血之有病者必有其輸蓋血氣之為輸在於諸經之絡穴若氣血留居則盛而筋起但以筋為主不必分陰經陽經或左或右而止候其筋之為病耳欲知骨之有病者必有其屬蓋骨

之為屬凡一身之骨空其所受益者皆是也而骨又與腦通又皆所以益其腦髓耳故取穴以刺之者亦惟于皮肉氣血筋骨各視其處病間者則淺刺之而鍼少病甚者則深刺之而鍼多隨其變化而調之是

之謂上工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

註馬此帝即人之肥瘦寒溫老壯少小而欲分別之也大小者身之大小也寒溫者身寒暖也

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為老二十已上為壯十八已上為少十六歲以上為小

註張此論衛氣之有盛衰也年少小者衛氣始長年壯者衛氣正盛五十已上衛氣漸衰蓋應天之氣而有四時生長收藏之盛衰也方盛衰論曰老從上少從下老者應秋冬之氣從上而方衰于下少者應春夏之氣從下而方盛於上○王子方曰數始於一而成於三三而兩之為六三而三之成九十八者二九之數也二十者陰陽之生數始也五十者五行之生數終也馬玄臺曰十八已上六十已上俱當作已下

註馬此伯高言人之老壯少小以年而別之也

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奈何伯高曰腠肉堅皮滿者肥腠肉不堅

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

註張此以下論衛氣之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者也腠理者肌肉之文理如豕之精肉條分而有理路理中之白膜曰脂肉外連皮之肥肉曰肥故曰腠肉堅而皮滿者肥蓋肥在皮之內肉之外故肉堅而

皮滿也膏者即肥之脂膏謂如豕肉之紅白相間而有數層者為膏蓋肥膏之間于肉內故肉不堅而皮緩也此論衛氣之肥腠理故止論膏而不論肥然先言人有肥者以明膏肥之有別也皮肉不相離者謂

肉勝而連于皮肉無膏而外無肥此亦衛氣之盛于肉理者也○任谷庵曰腠肉者俗名腿肚也蓋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故腠肉堅則通體之肉堅矣又止言脛而不言臂者氣從下而上也

註此言人之有肥有膏有肉者之分也。肥者猶言壯也。膝後曲處為臍膏者油也。脂者骨中髓也。

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

註任谷庵曰：此言衛氣之所以溫分肉也。膏者，肉不堅，故其肉淖淖和也。言膏與肉之相間而相和者也。脂者，腠理固密，故其肉堅，粗理者，衛氣外洩，故身寒；細理者，衛氣收藏，故身熱。

註此言人身之有冷熱也。大凡人之多膏者，其肉必淖，但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人之多脂者，其肉必堅，但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

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註任氏曰：此復申明衛氣之所以肥腠理溫分肉也。衛氣盛則腠理肥，是以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者，腠下之少腹也。肉者，身體容大，此衛氣盛而滿於分肉也。脂者，其身收小，此衛氣深沉，不能充于分肉，以致脂膜相連而脂肉緊充，故其身收小也。○余伯榮曰：衛氣之所以溫分肉者，充寔於肉之理路，所謂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蓋非止溫肌肉，而能使肌肉盛滿，身體容大，故反覆以申明之。

註此言人身有肥瘦大小也。大凡人之有膏者，其氣必多，而皮自縱緩，故能縱腹垂腴，此之謂肥也。反是則為瘦矣。人之有肉者，其身體自然容大，此之謂大也。人之有脂者，其身必收小，此之謂小也。上文帝問肥瘦而伯高止以肥膏肉三義為對，其肥瘦猶未分也，故帝於此并問之耳。

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于眾人者也。

註任谷庵曰：此言衛氣與榮血相將充盛于分肉也。大抵其膏肥之肉，正有衛氣而血不榮也。膏者，衛氣盛，故熱而耐寒；肉者，肌肉隆盛，故多血，血氣盛則充膚熱肉，故充形，血氣皆盛，是為榮衛和平。脂者，肌肉緊密，是以血清氣少，故不能大。此三者有肥瘦大小之不同，故與平人有別也。王子方曰：脂者，衛氣不充於分肉，是以血亦清少，血氣相將而行者也。

註此言人之有膏有肉有脂者，其氣血各有多少，而身之冷熱遂別也。膏者，其氣必多，多氣則身必熱，故能耐寒也。肉者，其血必多，多血則形充而不寒，不熱也。脂者，其血必清而氣必滑且少，故其身形不大，而必能耐寒也。此三者必異于眾，而不能多也。

黃帝曰：眾人奈何？伯高曰：眾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

之曰平人。

平人者，肌肉緊密，是以血清氣少，故不能大。此三者有肥瘦大小之不同，故與平人有別也。

黃帝曰：眾人奈何？伯高曰：眾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之曰平人。

平人者，肌肉緊密，是以血清氣少，故不能大。此三者有肥瘦大小之不同，故與平人有別也。

黃帝曰：眾人奈何？伯高曰：眾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之曰平人。

黃帝曰：眾人奈何？伯高曰：眾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之曰平人。

曰衆人。

張余伯榮曰此言衛氣之浮沉淺深而各有常所者其形不大不小也。衆人者平常之大衆也。不能相加者謂血氣和平則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于肥大也。血氣之浮沉淺深各有常所不能相多於肌肉間也。皮肉筋骨各自稱其身。故其形不大不小也。

註此言人之衆者其形不大不小必其皮肉脂膏血氣之不加多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

張此言人之血氣當使之無過不及也。三者人各有肥大之太過瘦小之不及。故當審其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無失衛氣之常。經期為平和之人矣。此因衛氣失常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蓋衛氣主于皮肉筋骨之間。浮沉淺深各在其處。若獨充盛於皮膚分肉之間而使縱腹垂腴。上下容大或深沉于筋骨之間以致脂不能大。皆衛氣之失常也。是以浮沉淺深不可勝窮。隨變而調其氣。命曰上工。此篇論衛氣失常以明衛氣所出所循之常。所使後學知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為治道之張本也。

註此言治三形者必別其氣血之多少。清濁也。三形者即膏人肉人脂人也。

玉版第六十

註末有著之玉版以為重寶故名篇。素問有玉版論亦著之玉版也。

黃帝曰余以小鍼為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於天。下合之於地。中合之於人。余以為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於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惟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張此章論充溢於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藏府之大絡而出于孫絡。皮膚應天氣之出于地中。而布散於天下。逆之則傷其所出之機。勝五兵之殺人矣。大絡者手太陰之絡。名曰列缺。手少陰之絡名曰通里。手

濁者為衛故濁
為氣多
清為氣少

心主之絡名曰內關。太陽之絡名曰支正。手陽明之絡名曰偏歷。手少陽之絡名曰外關。足太陽之絡名曰飛揚。足少陽之絡名曰光明。足陽明之絡名曰豐隆。足太陰之絡名曰公孫。足少陰之絡名曰大鍾。足厥陰之絡名曰蠡溝。此十二藏府之大絡。陽走陰而陰走陽。左注右而右注左。與經脈膠處。其氣血布散于四末。溢于皮膚。分肉間。不入于經。俞以應天氣。之運行于天表。故曰所謂奪其天氣。夫九鍼之道。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小鍼微鍼也。亦所以合于天地人者也。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故治天下之萬民者。亦惟鍼道所合之。三才而已。○余伯榮曰。上章論衛氣從陽明之脈絡而出于皮肉筋骨之間。此章論皮膚分肉之血氣從胃之經隧藏府之道路。而不入于經。即與衛氣相將之榮氣也。榮衛血氣雖皆出于胃府水穀之精。然外內出入之道路。不一。學者非潛心玩索。不易得也。接管子曰。豈尤受盧山之銅而作五兵。是黃帝時即有五兵矣。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一云東方矛。南方戈。西方戟。北方鉞。此言小鍼合于三才者。以其較之五兵。而其功用為尤大也。五兵雖大。乃所以備死。而非平日治生之具。小鍼雖小。乃所以治民之生。而不待備死而後用也。較之五兵。其功用合于三才。而非可以小補言者。宜矣。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為其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為之奈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勿使已成。而明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也。

馬按史記云。軒轅之時。神農世。夏諸侯相侵伐。軒轅碧用干戈。以征不事炎帝。帝侵陵諸侯。黃帝與戰於阪泉之野。蚩尤作亂。又與戰於涿鹿之野。則旗幟白刃。陳于中野者。信有之也。

註此言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內而出于外。少有留滯。則漸積而成癰膿。如發於外。而小者易愈。大者多害。若留積在內。成癰膿而不見者。十死一生也。喜怒不測。飲食不節。內因之所傷也。是猶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成。不從天地之風寒暑濕。乃積微之所生也。是猶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非須臾之可得也。故聖人勿使已成。而明

為良方者之竹帛使後學之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而成十死一生之證也遭遇也言其已形而不予遭腹已成而不予見此癰生于藏府之間而不與我見乃多死少生之候也○余伯榮曰按本經及素問論所生癰疽多因于風寒外邪有傷榮衛留積而成癰膿此因內傷喜怒飲食故曰不從天下不從地也

註馬此言癰疽生于積微其已成而難化者為其失修養之道而聖人憫之故必遺之以良方也陰氣者榮氣也陽氣者衛氣也惟榮氣不足衛氣有餘故榮氣不足癰疽乃發膿隨熱聚小鍼難取正以邪盛難化猶用兵者其謀非止于一日其遠難正在于須臾誠不可不慎也況生此癰疽之人使身被癰疽而膿血已聚惟其遠修養之道耳詎知癰疽由微而積聖人自治于未有成形之始愚者則遭于既已成形之後所以治之失其時也然而不得與聖人相遭相見而聖人慮其膿血已成多死少生乃著為良方以傳之彼小鍼者雖可以治民而非可以治癰疽也亦明矣

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道之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鉞鋒之所取也

註張余伯榮曰此言癰發於外而予見者有大小之難易也癰小而以小鍼治之者其功小而易成癰大而以大鍼治之者多有逆死之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鉞鋒之所取也蓋小而淺者以砭石取膿大而深者以鉞鋒取之鉞鋒者大鍼也

註馬此言癰疽已成膿血者惟治之以砭石鉞鋒鉞鋒而己以小治小者其功小故不可用小鍼也以大治大者多害故鉞鋒之外不可輕用也惟砭石者以石為鉞及鉞鉞鋒鉞皆可以取之耳▲本經九鍼論四曰鋒鉞取法于絮鉞扁其身鋒其末長一十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鉞鉞取法于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又見本經第一篇九鍼十二原中

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為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者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為順矣

內針論
便去解

註張此言癰發於外而大者有逆順死生之分焉夫皮膚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癰發於皮肉筋骨之間其氣發行若為順若反逆於內則逆傷其藏矣如白眼青黑眼小肺肝腎三藏之氣傷也內藥而嘔胃氣敗也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腹痛渴甚脾氣絕也太陽為諸陽主氣肩項中不便陽氣傷也敗也心主言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音嘶色脫心藏傷也犯此五逆者死除此五者為順矣

經脈有
絡脈孫
脈大絡
有絡脈
孫脈當
與經刺

此言氣血之逆於氣分者不過一周時而死矣夫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胃府而注于藏府之大絡從大絡而出于孫絡從孫絡而外透于皮膚如腹大脹四肢清形脫泄甚是逆于胃之大絡不得出于皮膚充于四體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逆于腎絡也效洩血形肉脫脈掉逆于肺絡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逆于心絡也效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逆于肝脾之絡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五臟之大絡海之所以行實氣于天下之道路也求天之氣上下相通一晝一夜繞地環轉一周如逆而不行則開闔已自是以不過一周而死矣夫人皮以應天皮膚之氣血逆而不行不過一周而死工不察此天運之大道

如逆傷其氣。逆則死於家中。逆則死於堂上矣。○任谷庵曰：以上論人之氣血參合天地之道。運行無息者也。少有留滯。或漸積而成癰腫。或一息不續。即為膏壤之判。

論此言諸病皆有逆順有五逆之半月而死者有五逆之一時而死者。醫工不可以逆治之也。腹滿身熱。又且脫形。正氣已衰也。而其脈之小者。帶動是邪猶未衰。非四逆而何。其聲放。其形脫。其身熱。正氣火盛。又且脫形。正氣已衰也。而其脈之小者。帶動是邪猶未衰。非四逆而何。其聲放。其形脫。其身熱。正氣火盛。

也。而脈之小者。帶動是邪。亦未衰。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半月而死也。○又有腹大。而脈四股則冷。而其形既脫。其世又甚。非一逆而何。腹脹于中。便血于下。乃陰證也。而其脈又大。且時絕。是大為陽脈。絕為死。

脈非二逆而何。在上為欬。在下為泄。血其形已脫。火盛水虧也。而脈又搏。搏非三逆而何。嘔血而胸滿。引背。脈固宜小。而小中帶疾。虛而火盛也。非四逆而何。上為欬。中為嘔。下為泄。泄病已虛也。而其脈則絕。

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不及一時而死也。▲夫曰一時者。一。周時也。乃一日之意。▼五逆不可刺而刺之。是謂逆治之耳。

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

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為不仁。然願聞其道。

弗行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剡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殄。猶可知矣。黃帝曰：

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

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大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

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以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

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闕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

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論此言胃府所生之氣血。如雲氣之布散於天下者。從藏府之經。隨布于四肢。充于皮膚。分肉之間。不入

於經。喻者也。膝大也。言誠道之大。配乎天地也。上數天文。應天之數也。下度地紀。應地之經也。內別五

藏。應五運之五中也。外次六府。應六氣之在外也。經脈二十八會。脈度之十六大。二尺也。此言小鍼者。上

此三才也。人道及之。為其後。蟬之機。又勝五。與之。殺人。矣。大略者。十二藏府也。經別也。五里者。手陽明也。火在肘上。三寸。蓋藏府之大略。與經相。十而布。十而末。手陽明也。大略與手陽明之經。相。十而五里者。因散于尺膚。夫藏為陰。腑為陽。經脈為陰。皮膚為陽。手陽明者。手太陰之所也。五藏之血氣。行于脈中者。因胃氣而至。于手太陰。以應尺寸之脈。五藏之血氣。行于脈外者。因胃氣而出。于手陽明之絡。以應于尺膚。是以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善調尺者。不待于寸。此十二藏府之血氣。行于經脈皮膚之外內者。大會于手太陰陽明也。故迎之五里中。通而止。至者。迎其氣之至也。往者。追其氣之行也。故五至而迎。其五藏之氣。至即已。若五往而追之。則五藏之氣。盡洩于外矣。五藏各有五輸。五五二十五輸。若皆取之。則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由命也。自絕壽也。自絕實也。所以殺生人也。聞者。願俟其所出也。門者。衛氣篇之所謂。契綰之門戶。乃氣血從深絡而出。于皮膚之門也。故俟其氣之出門。而刺之者。消緩而死于家中。入門而迎。刺于絡內者。即死于臂者之堂上也。夫天氣一日一夜。繞地。球轉一周。則不過一皮表。以應天經。脈地之經。水天氣運行於地之外。而復通貫于地中。升降出入。環轉無端。○任谷庵曰。人之一皮表。以應天經。脈地之經。水天氣運行於地之外。而復通貫于地中。升降出入。環轉無端。○任谷庵曰。人亦應之。膚表之氣。血從五藏之大絡。而出于皮膚。分肉之外。復從手足之指井而溜于營。注于輸。行于經。而與經脈中之血氣。相合于肘膝之間。此人曰。天氣。陰陽。環轉。出入。之大道也。故曰。五往而藏之氣。盡矣。謂迎之五里。復五往而追之。則五藏之氣。盡洩于外。蓋謂皮膚之所入也。若盡取其五藏之五輸。則竭其輸中之血。而奪其皮表之天氣也。血氣之生。始出入於參合天地陰陽。乃端本澄源之學。大有裨于治道。學者當以爲首務焉。○余伯榮曰。按內經論經脈之血氣。曰。藏之金匱。論皮膚內肉之血氣。曰。著之玉版。蓋因金玉之黃白。而分血氣之陰陽也。類而推之。如金銀花玉。不留行。花開黃白。陶隱君即用之。以行氣血。張仲祖以雞卵黃。治血。卵白。治氣。此皆體先聖之遺意。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事物之理。用之不窮矣。此言鍼之能殺生。二十四脈在于奪其五里。以竭經脈之氣。此其所以為刺禁也。二十八會者。手足十二經左右相同。共有二十四脈。加以兩路。皆任氣。為二十八會也。世有能如刀劍之殺人。如酒之醉人。雖勿論視之。而可以預知也。何也。試觀海之行雲。氣者。本于地氣。上為雲。而後雲氣行于天之下也。胃之有氣。血本于穀氣。所化而後血氣行于十二經之隧也。是經隧者。誠為五藏六府之大脈。絡耳迎其氣之來。而有以奪之。飲能殺生人矣。故究其上下各經之數。上下手足也。不必盡藏府之穴。以刺之。止即五里穴。以奪其氣。按五里係手陽明大腸經穴。肘上三寸。向裏大脈中央。前本輪篇云。尺動脈五五輪之禁也。素問氣穴論云。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約至中道而止。鍼候其氣之來者。五至而已。鍼凡五往以奪之。而此藏之氣盡矣。及奪至二十五次。而五藏輸穴之氣。皆已竭矣。此乃奪其天氣。非由命之自絕壽之自傾實。所以殺此生人也。又何也。吾窺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于家中。吾入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于堂上。死之最易。又如足耶。

五禁第六十一

內有五禁五逆五過五宜
善法然以五禁為首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瀉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瀉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脈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

九宜
此言刺家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之分也
伯學曰此取上章復論刺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以爲刺禁令民勿犯者也五過者五藏不合之皮肉筋骨有邪正虛實宜乎調之如補瀉過度是謂五過九宜者九鍼之論各有神而明之是爲

黃帝曰何謂五禁顧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滕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逆無刺腹去爪通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肱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

五禁
余氏曰天之十干始于甲乙終于壬癸故甲乙以應頭壬癸以應足丙丁應身半以上庚辛應身半以下配天之四時也戊己屬土故乘于四季夫甲乙爲陽木乙爲陰木自乘者陰陽自合非化氣也發滕振埃者所以通氣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通氣者通五運之化氣此天干自乘故爲取禁之禁

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太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是五奪也此皆不可瀉

發滕振埃去爪論神氣之出氣調無

紀及袖

者看同

注余氏曰形肉血氣已虛

注者雖有寒邪皆不可渴

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脉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腠肉破身

熱脉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

五逆也

注余氏曰熱病脈靜者陽病見陰脈也汗已出脈盛躁者陽熱之邪不從汗解陰液去而邪反盛也病泄

久而化熱脈偏絕者脾胃之氣敗也淫者謂虛之邪奪形者謂傷氣也如但熱不寒之虛氣內藏于心而

外淫于分肉之間令人消瘦脫肉夫心主血而血脈榮于色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篤重者形氣消于外

血液脫于內血氣外內之離脫也寒熱奪形脈堅搏者寒熱之邪盛而正氣傷也此為五逆皆不可刺也

注此詳言五逆之實也凡熱病者脈宜洪今反靜是邪盛正衰也汗已出脈宜靜今反盛躁是邪氣猶盛

也也是一逆也凡病泄者脈宜靜今反洪大是邪氣猶盛也是二逆也著痺不能轉移其腠肉已破其身

熱脉宜洪感今已偏絕蓋倫則一手全無絕則二手全無也是三逆也人有好淫而形肉已奪其身發

其色天然而白又乃去後復有衄血其血之凝黑者且多而篤重是四逆也人有久發寒熱而形體已奪

脉軟則邪散今堅而且搏是謂五逆也

動輸第六十二

注內論手太陰足少陰足陽明之俞穴獨動不休故名焉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

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

黃帝曰氣之過於寸口也上十馬息下八馬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

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反夏其餘氣散以上逆故其行微

註

此章論榮衛氣循度行于經脈之外內衛脈行于足少陰陽明之經而出于腹氣經氣之街以明血

氣之行于經脈皮膚之間父相和受俞應者也問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者謂手太陰之太

淵經渠足陽明之人迎衛陽足少陰太谿之動脈也伯言是明胃脈者謂胃為五臟六腑之海其榮衛宗

氣皆胃府穀精之所生也清氣上注于肺者榮氣宗氣也肺氣從太陰而行之者脈氣隨三陰三陽之氣

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者人一呼一吸脈行六十日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十丈為一周也帝

問氣之過于寸口上十息者乃榮氣宗氣盡走于息道而變見于寸口也下八馬伏者謂流溢於

溢于中布散于外於胞中故如水之下岸也按本經榮氣篇曰榮氣之道內穀為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

之營正二分矣夫榮氣行者行于經遂常營無已終而復始夫帝言下伏之榮血有八是精專而行于經

形之榮血二分行于外內亦相為勻等者行于脈外宗氣兩行榮衛之道此經脈外內之氣相為和平而有

上行至胸中而散充膚熱肉濡滲皮毛此下伏于中血半隨衛脈而行于脈內半隨經脈而下出于

膚又足陽明之脈與衛脈于膝左右之動脈而出于腹氣之街衛脈與少陰之氣血相為勻等矣皮膚之氣

氣之街夫精專者二分行于經遂隨衛脈者二分出于氣街是經脈外內之氣血相為勻等矣皮膚之氣

血從指井而溜注于榮俞脈中之血氣從本標而外出于膚表從道往還莫知其極矣伯言氣之離臟卒

然如弓弩之發者謂五臟之氣至于手太陰而變見于寸口者應手而動若弓弩之發弦上于魚際則動

氣衰而無動脈矣其餘氣衰散以逆上者謂餘氣分散而上注于手陽明太陽之經故其脈上魚而其行

走頭頭走足而足走腹常營無已終而復始

此因足陽明胃經其脈濁動不休即如肺之太淵腎之太谿胃之衝陽誠動之不休也他經之脈行之其

微似有所休故問耳伯乃以肺經言之蓋肺雖行于肺而其積于上焦者名曰宗氣之干胃脈而後可以知

肺脈也胃為五臟六腑之海受水穀之氣以生精微之氣其積于上焦者名曰宗氣之干胃脈而後可以知

中焦以降于下焦而生者名曰榮氣所謂清者為榮是也故此篇通名之曰清氣出下焦以升于中上焦

焦而生者名曰衛氣所謂濁者為衛是也故下節名曰悍氣是清氣隨宗氣以行于經脈之中始於中上焦

注于肺從太陰經而行之由是而行于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少陰脾經足厥陰肝經又自肝經

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少陽三焦經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又自肝經

乃四動間以所動而不休也然脈之過于寸口也止之從息而行者可微十分寸下之伏于臟內者可微八

分但不知其何道而來何道而逆問有執繩索之所以復問也

大義見本經經脈篇本帝所言而此又

伯復答

別故帝

之復答

十二藏
肝之本
標出于
頭氣胸
氣之街

謂者逆明而欲復明則抑亦此間在經脈篇前耶
下于岸夫發則往水下則流及其會于寸口上于魚際則會于肺經矣又從肺經而行之一晝一夜共五
十度但其上魚之際十為在息下魚之後八為伏藏故上魚既已則氣似反長反其餘氣散散既已則又
逆而上之于魚是以各經上魚之後行之甚微惟肺則為百脈所朝而獨動不休者非他經之所可同也
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
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脈小
者為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為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
張通此必有定所疑是顛
顛通用當讀顛為顛

張此言陽明之氣盛而獨動不休者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又曰兩火合并故為陽
明是陽明主燥金之氣而又有悍熱之火氣也胃氣上注于肺者胃府所生之榮氣宗氣上注于肺而
行于經絡之外內以應呼吸漏下其悍熱之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頭下客主人
循牙車此陽明之火氣上走空竅行于皮膚之氣分而下合于陽明之脈中并下人迎此胃府所生之悍
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蓋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謂在上之人迎在下之
衝陽其動之相應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蓋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謂在上之人迎在下之
有街氣在腹者止於背胸與衝脈于膻之左右動脈間夫足陽明之脈其支者下人迎入缺盆從缺盆下
乳內廉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下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以下腓關循股外廉至足跗上夫胃之悍氣合
陽明之脈而下人迎挾臍入氣街中則與衝脈相合而出于腹氣之街矣其下行而出于足跗者動于衝
迎之相應也

註此言胃脈動之不休也三焦之氣皆從胃氣而生榮氣隨宗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其悍氣者衛氣也
衛氣受氣于上焦為純陽之氣標悍滑利天明目張則上衝于頭循內咽喉上走空竅循于眼系以出
于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應攢竹曲差五處承光通天絡卻率穴入絡于腦復出于額下足少陽膽經
之客主人一名上關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空張口取之乃得
牙耳下曲頰端耳前陷中開口有空今牙車當是頰車
會頰大脈動應手夾結喉兩旁一寸半仰而取之以候五臟氣
于陽明之經逆者也故其書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陰陽升降其動也若一故人有陽病脈宜共大其
胃脈反小者為逆以陽病宜見陽脈也人有陰病脈宜沉細其胃脈反大者為逆以陰病宜見陰脈也故

陽氣亦下出于後天所生之陽氣也

陽病而俱靜陰病而俱動若引繩以相傾者必病此胃脉所以動之不休而亦可以驗諸病也以衛氣之行即胃氣以為之生耳

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衛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腠中循脛股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

張此言流溢于中之血氣一從衛脈與足少陰之大絡而下出于足脛之氣街循陰股內廉者血氣出于皮膚仍循少陰之經而行也斜入腠中者與太陽之承山踝上以下也其別者乃少陰之支絡別走于踝跗上入大指之間而散于十指之絡是以上陽明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蓋陰陽二氣本于先天之火火藏于腎藏于指而下至于上而升于上也夫衛氣者陽明所生之氣也上節論衛氣之別走陽明合于人迎是從膺胸膈腹而下至于跗上如左右之動脈與衛脈會于臍間則陽明之血氣隨衛脈而出于腹氣之街矣此節論衛脈與少陰出于脛氣之街蓋手足十二經之本標止出于頭氣之街胸氣之街榮衛之行從本而入從標而出上下相貫如環無端其腹氣之街脛氣之街乃別出陽明少陰之血氣不在十二經脈本標之內故必提出陽明少陰之動輸焉

張此言腎脈動之不休也脈有奇經者八其衛脈者為十二經之海與足少陰腎經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足陽明胃經之氣街即氣街歸永下二寸夾臍相去四寸臍上二寸動脈應手宛宛中復循陰股內廉斜入膝後曲處之腠中循脛骨內廉並本經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經復溜水泉照海大鍾等穴入于足下之湧泉其別支者方其斜入內踝之時出而屬于足面之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腎脈之所以常動不休也由此觀之則肺脈之動不休者以榮氣隨宗氣而行諸經其諸經之脉朝于肺也胃脈動之不休者以衛氣出于胃而行之不已也腎脈動之不休者以衛脈與腎脈並行而行之不已也其所以異于諸經也歟

黃帝曰榮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脉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遠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此之謂也

張此申明經脈之血氣從四街而出行于脉外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四末而入行于脉中上下相貫環轉無端也四末之血氣從四街而出行于脉外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四末而入行于脉中上下相貫環轉無端也

榮血行於脉中
止榮督脉而無
任脉

卷七

此言榮衛之行相輸如環非邪氣大寒則手足懈惰其脈氣所行陰陽之道輸運之會宜乎其相失也則榮氣何由而
送復欲始于手太陰以終于足厥陰衛氣亦何由而還復欲始于足太陽以終于足太陰者難矣伯言四

肢為末。如胃木才在末。乃陰陽諸經所會而謂之衛二氣之大絡也。四街者即本經衛氣所經之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腰氣有街。是也。此四街為榮衛二氣之徑路。故大絡雖或阻絕而經路則自相通。破逆邪氣大寒之時手足固當懈惰及懈惰已畢而少解則二氣復從兩合相輸如環尚何相失之有哉。

五味論篇六十三

內論五味各有所走故名

故。黃帝問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癢。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古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

任谷菴曰。按五運行大論云。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是五藏本于五味之所生。而生外合之筋骨血肉也。是以五味入口而各有所走。夫心主血。

腎主骨。苦乃火之味。鹹乃水之味。苦走骨而鹹走血。者陰陽水火之交濟也。肺主氣。故辛走氣。

此帝即五味各有所走而多食各有病者。問之也。癢小便不通也。洞心者。心內空也。悅心者。心內悶也。

少俞答曰。酸入於胃。其氣澁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

脫薄以懦。得酸則縮。總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癰陰者。積筋之所然也。故酸入而走筋矣。

註宣明五氣篇云。酸走筋。筋病無

多食酸

任氏曰。五味陰陽之用。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散。或

出氣如露。以行水穀之津。酸氣收澁。故弗能出于上之兩焦。不出則留于胃而溜于下焦。注于膀胱矣。膀胱為腑之室。膀胱居于中。故膀胱之體質。脫意以懦。得酸則易于縮。總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為癰。陰陽者。前陰積筋者。宗筋也。宗筋者。筋之主也。酸入于宗筋。故走筋也。按經筋章云。足厥陰之筋上循陰股。結于陰器。絡諸筋。其病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于內則不起。傷于寒則陰縮。入傷于熱則縱挺不收。是

足厥陰肝經主筋而外合于通體之筋

註此答言酸也。多食令人癯也。蓋酸之氣味與筋而收斂。既入于胃之中。酸則上焦即止。中二焦也。凡篇內言三焦者。俱榮衛生身為之三焦。其後三焦。其氣味而通氣出入。乃留于胃中。久則胃中和

溫而下注。膀胱膀胱為胞之室。胞在其中。其體薄其氣。得此酸味則縮。而且縛。所以約而不通。水道不行。而為癰也。至于外而為陰器者。乃一具之筋。于是而終。後肝既主筋。又主于酸。故酸入則走筋。其陰器

亦有所約。而小便不利矣。豈特膀胱之在內者為然哉。

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脉。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

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

註又見宣明五氣論

任氏曰。中焦並胃中。由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心搏而後。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肺乃化而為血。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脉者。鹹性之上涌也。注于脉。則走于血。氣矣。血者。中焦之汁。奉心而化

赤。鹹乃寒水之味。故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燥。燥則渴。而胃中之汁。以滋之。胃中燥。結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路鹹氣上走于中焦。故走血。王子曰。胃府水穀之精。津化而為赤。榮于脉。中人

一呼一吸。脉行六寸者。血氣之流行也。呼吸不已。血氣之行。無少停息。故血凝則胃中之汁注之。以資其流行。

註此言多食鹹之令人渴也。蓋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于中焦。人之為脉。必由中焦而始。今鹹走中焦。則必

注于脉。脉行而血氣隨之。以走。惟血與鹹味相得。則故。世俗宰牲。加鹽以凝血者。為此。凝則血凝

而胃中之汁。注以潤之。由是胃中之汁竭。竭則咽路枯焦。故

占根乾而善渴也。血脉為中焦之路。故鹹入而走于血耳。

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氣走於上焦。上焦者。受氣而榮諸陽者也。薑韭

之氣。薰之。榮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

註任氏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薰膚充胃澤。毛若露。露之。是謂氣。辛走氣。故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

中焦之氣。而榮諸表。陽者也。夫榮衛之氣。生于中焦。皆從上而出。故薑韭之氣。上榮則榮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則為洞心。辛與上焦之氣俱行。于表。陽則開發。皮膚汗出。○俞伯榮曰。辛氣留于心下。而

上焦則為洞心。與氣俱行。則與汗俱并。而出。蓋汗乃中焦水穀之液也。○王子方曰。論五味而曰氣者。

性也

論此言多食辛者令人洞心也蓋辛入于胃其氣必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運諸陽者也故辛味既走于上焦則不得不走于氣耳即如鹽滲者氣味之辛者也然氣向中焦而生必上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由下焦而生亦必出而行于分肉之間所以不時受此辛味之氣也惟此蓋非之氣久留心下則物在心下而氣薰于上焦上焦氣轉心內似空故多食心者必洞心也且此辛氣與心中之氣相得而俱行辛入則汗必出汗之出者以氣之出也其心安得而不洞

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

論宣明五氣篇云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

論任合菴曰炎上作苦若生之味也故五穀之氣皆不能勝之苦性下泄故入于下脘三焦者少陽相火也苦性寒故三焦之道皆閉塞不通三焦不通則入胃之水穀不得通調布散故嘔而為嘔也夫腎主骨腎為寒水之藏苦性寒故走骨同氣相感也然苦乃火味故入于下而復出于上以其性下泄而下涌也○余伯榮曰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標陽而本寒也炎上作苦而苦寒下泄此少陰之味也故能從本從標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是以味合五行氣合三陰三陽之六氣

論此言多食苦者令人嘔也蓋苦入于胃而胃中五穀之氣皆不能勝此苦味故苦入下脘則上中下焦之氣皆閉而不通遂使五穀在胃者氣味不和所以變而為嘔也況齒者乃骨之所終故苦入則走骨走骨則走齒今入而復出者即從齒出也此可以知苦之必走骨矣

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氣弱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穀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蠱動蠱動則令人悅心其氣外通于肉故甘走肉

論宣明五氣篇云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

論任合菴曰稼穡作甘坤土之味也坤德柔順故其氣弱小太陰濕土主氣故令人柔潤柔者土之性潤乃濕之氣也夫蟲乃陰類胃秉陽明燥熱之氣若胃柔而緩則蟲動而上入于胃矣蟲上食故令人悅心土氣外主于肌肉故甘走肉○馬玄臺曰蠱當作蟲

論此言多食甘者令人悅心也蓋甘入于胃則甘本屬土其性主柔故甘味之氣最弱而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五穀留于中脘所以胃氣亦柔潤也胃氣柔則氣緩氣緩則蟲動蟲動則心自

問耳且所謂甘走肉者甘既屬土土主于肉肉在于外甘味之氣必走而聚之也肉與外不相通其心安得而不悶乎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注馬內有陰陽二十五人之別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乎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合于眾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卻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洩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匱藏之不敢揚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行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

張

仇汝霖曰天地之間不離乎五者天有五色五氣五時五音地有五行五運五味也五運行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在臟為肝在體為筋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在臟為心在

體為脾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在臟為脾在體為肉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在臟為肺在體為皮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在臟為腎在體為骨風寒熱濕燥天之五氣也木火土金水地之五行也在天成氣在地成形天地合氣命之曰五行之陰而合天之陽也五五二十五者合五行之數也以形合五行而不與者通天論之所謂少陰太陽少陽太陰之人也其態又不合于眾者不合五行全備之人也夫三陰三陽者天之陰陽也五人之形者地之所成也是以章論形合五行而上應天之

馬

氣之所生故篇名通天論

馬

此帝述伯高之言以問五行之人而岐伯遂舉其端以言之也帝以天地之道曰陰與陽而人身應之

陰陽一太極所以天地上下之理舉不外乎五行而人身與之相應五行之中各有其五即如屬木者為主而木分左之上下右之上下則為五矣五行各五計有二十五人之式而彼陰陽和平之人不與也大小凡五行各有體態眾人不與相合但其形之所以異血氣之所以生別而欲由外知內此伯高之所未及而帝之所以復問也伯言先立五形有金木水火土之異而別其五色異其五等則二十五等之人可知矣

與去聲 引去聲 素問有 金匱真 言論其 隱不從 本義蓋 同也書 經參註 釋金匱 亦以為 金匱之 別去聲 卒如字 畫也 蒼齡丹 素玄天 之氣色 也青黃 赤白黑 五行之 色也

者胆經之分肉也故有足少陽之上氣盛則逆其長而多氣少見逆其長而少氣少則無鬚髯也此足少陽之上者正指胆經之脉已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其曰左足血氣皆少則無鬚髯也

十一

耦好音
去聲

加宮比
于山陵
高阜

耳經財者火性義發而不堅也。少信者火性不常也。多慮而見事明者火性明通而旁燭也。好煩者火色
光也。急心者火性急也。不與暴死者火勢不久也。耐春夏者火令行于暑時也。不耐秋冬者火畏水也。
此謂其性而言耳。故秋冬有憾于抑則病易生。手少陰心經屬火。其經脈穴道之行于分部者若核核然
有真寔之美。下文言手太陽小腸經者以心與小腸為表裏耳。實微之人者一本之所謂太微之人者
是也。皮有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多熱。荀多內以平血氣者少則面瘦惡色等語則此手太陽之上即指
小腸經之脈。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脈脈然者止經分部有肌肉充滿之義也。少微之人者
生為太微。而此當為少微也。後有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等語則此手
太陽之下即小腸經之脈。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溫溫者饒治之義也。右微之人者以其居
右之上也。微微者陽躍之義也。實判之人者以其居實微之下。
故曰實判判亦半之義也。支支者支持之義。顛顛者垂下之義也。

土形之人比于上宮。似于上古黃帝。其為人黃色。圓面大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脰。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
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太宮之人
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加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少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
明之上樞樞然。左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兀兀然。

中央土其音宮其色黃故土形之人比于上宮似于上古之黃帝曰上古者以別于本帝也。色黃者
土之色黃也。面圓者土之體圓也。頭大者土之高阜也。肩背美者土之體厚也。腹大者土之闊寬也。股
脰美者充于四體也。小手足者土之體小也。四末而土氣漸微也。多肉者土生肉也。上下相稱也。土豐滿
也。行安重者土體安重也。舉足浮者土氣浮揚也。四末而土氣漸微也。多肉者土生肉也。上下相稱也。土豐滿
生物為德也不喜權勢善附人者土能藏始納污不棄賤賤貴也。耐秋冬者土得令也。不耐春夏者受木
土而上土也。皮厚夏感而病生者土自其性而言耳。耳大者土之體大也。耳大者土之體大也。耳大者土之體大也。
與足陽明相合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少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明之上婉婉然。加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
謂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鬚美長也。婉婉和順之德也。德也。無如樞轉之持重土之體也。加宮土之
加厚比上宮也。加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左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少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
謂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也。坎坎然者行地之或安或浮如山路也不平也。兀兀不動貌
如平陸之安夷也。伏汝霖曰東南為左西北為右天關西北地
臨東南加宮者右宮也。蓋西北之地高厚而多山岳故曰加宮。
此古者以別于本帝也。色黃者土之體圓也。頭大者土之體厚也。腹大者土之體闊也。股

上下相稱者土自上而下其體如一也。行安地者土體安重也。舉足浮者土揚之則浮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安土者土不輕動也。好利人者土以生物為德也。不喜權勢。善附人者土能容垢納污不棄賤趨貴也。秋不省土。喜滋潤也。不雨春夏者土畏亢燥也。故春夏有感于邪則病易生。此自其性而言。手足太陰者脾也。其經脈穴道所行之分部皆敦敦然有敦重之義。猶素問五常政大論篇之所謂敦阜也。下文言足陽明胃經者以脾與胃為表裏耳。太宮之人者居左之上當為太宮也。後有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其美矣。血少氣多則驕短。故氣少血多則驕少。血氣皆少則無驕。兩物多畫等語則此足陽明之上乃胃經之血。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候婉者有委曲之義也。如宮者居左太宮之下也。後有足毛有則陽枯。悴善痿厥足痺等語則此足陽明之下乃胃經之脈。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坎坎者亦其重之義也。少宮居于右故曰少。樞樞者有拘守之義也。左宮之人當為太宮之人。元元者獨立不搖之義也。

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白帝。其為人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腫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善為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陰敦敦然。欽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上肅肅然。右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左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少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

張 西方主金其音商。其色白。故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上天之白帝。面方者金之體方也。色白者金之色白也。頭腹肩背俱小者金質收斂而不浮大也。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者金體堅剛而骨勝也。身清肅者金之體冷而肅。清不受污也。此自其體而言耳。急心靜悍者金質靜而性銳利也。善為吏者有斧斷之才也。秋冬者金水相生之時不能春夏者受木火之制也。故春夏感而病生焉。此自其性而言耳。手太陰燥金主氣。敦敦然者如金體之敦重也。手太陰與手陽明相合。欽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左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上肅肅然者下大之所謂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其美也。肅肅如金之潔而不污。監如金之鑒而明。察也。右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少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者下大之所謂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其美也。肅肅如金之潔而不污。嚴嚴如金之整肅也。女霖曰五行五音上應五星。故曰似于蒼帝者上應星也。似于白帝者上應太白也。

此 言金形之人有金偏之分也。西方主金其音商。其色白。故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上天之白帝。面方者金之體方也。色白者金之色白也。曰頭曰肩背曰腹俱小者金體沉重而不浮大也。手足小如骨

動手足
應極
之為人

太陽之
下衆之
為人太
陽之上
極之爲

發踵外者金之旁生者必小而其足跟之外如另有小骨發于踵外也骨輕者金無骨故其骨則輕也身清康者金之體冷而康靜不染他污也此自其體而言耳急心者金性至急也靜悍者金之性不動則靜動之則悍也喜爲吏者金主肅殺而有威也耐秋冬者金令王于寒冷之候也不耐春夏者金畏火也故春夏有感于邪則病易生此自其性而言耳手太陰肺經屬心凡其經脈穴道所行之分都當敦敦然有敦重之義也▲足手太陰皆曰敦敦然▼下大言手陽明大腸經者以肺與大腸爲表裏耳 欽商之人上大以欽角屬右則此當云大商之人也後有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豎美血少氣多則豎惡血氣皆少則無聲等語則此手陽明之上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廉廉然者有稜角之義也右商之人疑是左商之八也後有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等語則此手陽明之下乃大腸經之經脈穴道行于下體者是也脫脫然者無稜之義也左商之人當是右商之人也監監然者有所制也 嚴嚴然者不敢肆也

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黑帝其爲人黑色面不平大頭廉頤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給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陰汗汗然大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頰頰然少羽之上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衆之爲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極之爲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

北方主水其音羽其色黑故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乎上天之黑帝色黑者水之色黑也面不平者水足於水也上通于四旁也發身強者水動而不靜也下尻長者足太陽之部如天之清源也小肩大腹者水體之在下也動手大陽之水上通于天也水性弱民仰而玩之則多死焉故人不敬畏而善欺給人也戮死者多因戮力勞傷而死蓋水質柔弱而不宜過勞也秋冬者金水相生之時春時木洩水氣夏時火燥水潤也故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陰寒水主氣汗汗然者卑下之態如川澤之納污也足少陰與足太陽相合大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極之爲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安安然者下文之所謂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毛也頰頰然者頰頰然者謂太陽在上如有使輔而尊貴也安安然者安然而不動也少羽之人比于左足太陽極之爲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衆之爲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極之爲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

處于加宮之山陵高阜又各有所謂制矣蓋人之五行本于五方五行之所生故各國其所居之處而人
有主制之甚良故以此義申明于五行之末云○馬仲化曰極者受極格之人受水形之人所居之處而人
仇汝霖曰按疏屬之山有神馬名曰二負極其手足抑以山居之人以此山之神賦○倪仲宣曰不曰左
羽右羽而曰卑之為人極之為人此即以取極而為左右也東南為左而地土卑下西方為右而上阜山
高○倪仲宣曰水形之人豈應極格而戡死耶
經義淵微聖辭古樸非罕思精粹不易流也

此言水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北方主水其音羽其色黑故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上天之黑黻色
黑者水之色黑也而不平者水上有波也頭大者水面不銳也頤廣有角者水流四達也肩小者水也
自高而下者其高處不大也腹大者水之腹大而善藏物也手足動及發行必搖身者水流而達也下
尻長者水流必長也皆延延然者亦長意也此自其體而言耳不敬畏者水決而不可遏也善敗給者水
性不寔也戡死者水滅體消也耐秋冬者水以秋冬不虧也不耐春夏者水以火而沸也此自其性而言
耳故春夏有憾于邪則病易生足少陰腎經屬水故其經脈分部皆汗汗然皆有所依着也下文言足太
陽膀胱經者以腎與膀胱為表裏耳太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者當為左足太陽也後有足太陽之上
血氣盛則美肩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者比于血足太陽者當為左足太陽也後有足太陽之上
太羽之上者凡膀胱經經脈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煩煩然者其盈滿如兩頰也小羽者少羽也此
十左足太陽後有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腫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腫下痛
等語則此足太陽之下凡膀胱經經脈穴道之行於下體者是也衍衍然者有周旋之義也眾之為人
極之為人未詳意水形之人為戡死則此曰卑者常人也曰極者受極格之人也潔潔然者獨行之義也
自安然者
自如之義也

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眾之所以相敗者是也

仇汝霖曰言此五行之人二十五變者乃眾一人中之所以相偏敗者也眾一人者謂平常之人得五行五
音之全者也○倪仲宣曰相術以五行中具一形者乃富貴之人若五行混雜者平常之人也故曰卑
謂平常之人其色蒼火形之人其色赤此偏敗之人也

此總結上文五行之人有二十五等
之異者乃眾人之難辨而易敗者也

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
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上下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

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則病生失則憂矣當此之事無

為姦事是謂年忌

張仇汝霖曰形勝色者如大角之人其色黃色勝形者如太宮之人其色青也夫形者五行之體也色者五行之氣也形氣相得感天地之生成故主富貴大樂下上之人者謂左右太少之上合手足三陽

之人而三陰之人不與焉年加者始于七歲每加九年乃形色不相得者之所大忌也夫七歲者少陽也加九年乃十六歲再加九年乃二十五歲蓋以手足三陽之人始于七歲也少陽再加窮九之老陽陽亢

極而有悔矣凡此相加之年皆為斯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其分也如感之則病行有所疎失失則憂矣

也忌

論此言形色貴于相得或有相勝者而復加年忌則輕者病而重者憂也上文言五行之形則已得其形色也但形與色必有相得若得其形而猶未得其色帝之所以疑也伯言人有形勝色者如木形人而黃

色現也有色勝形者如水形人而白色現也但此等之人不以本形之本色相見而有他色來見至其形色相勝之時值有年忌相如則感之而病行倘有疎失則甚可憂矣如得本形本色相得者其年當富貴

大樂也帝又以形色相勝之時年忌相如者為問伯言凡所謂年忌者乃各經上下之入大忌其常加也如大角之人比于左足太陽之上判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之下是屬木也人也遇下文所值之年而其

色青是謂形色相得而富貴大樂其色黃者是謂形勝色其色白者是謂色勝形而復有年忌相如比感則病行而失則可憂也年忌何如大凡人方七歲是陽之少也再加九歲乃十六歲再加十歲乃二十五

歲再加九歲乃三十四歲再加九歲乃四十三歲再加九歲乃五十二歲再加九歲乃六十一歲蓋九為老陽而陽極必變故此皆為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其分也當此各年之時母為姦淫之事猶可自免否

則形色不相得而相勝值此年忌加之斯感則病行而失則憂矣

黃帝曰夫子之言脈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岐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

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

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瘡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瘁善痿厥足痺

痿厥足痺

瘡音祝
釋大云
手足中
寒瘡也
吻音劍
瘁瘁同

皇極經世一

少理當
作小理

血氣和
則美色
照應美
眉者足
太陽之
脈氣血
多

張此言足少陽之體行上下而血氣多少必見于外形也足少陽者膽經也足少陽之上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上者如風也腦空正靈之類皆行于耳後者今日通聲有聞于腦則所謂通聲者乃連屬而生者也其氣脈本相貫耳故氣血盛則通聲美而且長血多氣少則通聲雖美而短若血少氣多則雖有聲而少至于血氣皆少則其續全無下唇所生者為鬚但少陽所生上可言鬚而此曰鬚者疑設也而感于寒濕則苦成痺病其骨必痛而爪必枯也足少陽之下如陽陵泉以至下之絕骨者是也故血氣盛則足脛之毛美而且長外踝必肥蓋膽經之脈行于外踝也若血多氣少則足脛之毛美而必短其外踝之皮必堅而厚若血少氣多則足脛之毛必少其外踝之皮薄而且軟至于血氣皆少則脛胫必皆無毛其外踝亦瘦而無肉也

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踵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

張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眦循兩眉而上額交巔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眉美而眉有毫毛也夫充膚熱肉生鬚毛之血氣乃後天水穀之所生在上之鬚鬚在下之長毛皆生于有生之後眉乃先天所生故美眉者眉得血氣之潤澤而美也毫毛者眉中之長毛因血氣盛而生長亦後天之所生也惡眉者無華彩而枯瘠也面多少理者多細小之紋理蓋氣少而不能充潤皮膚也血少氣多則面多肉氣之所以肥腠理也內經云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平脈篇曰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血氣和者謂經脈皮膚也血氣和調則顏色鮮美也蓋五臟六腑之俞皆出于太陽之經太陽為諸陽主脈也轉筋踵下痛者血氣少而不能榮養筋骨也

張此言足太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足太陽者膀胱經也足太陽之上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上體者如睛明攢竹乃眉之所生也故血氣盛則其眉必美且有毫毛若血多氣少則其眉雖有而必惡其面少紋理若血少氣多則面肉必多若血氣和則面色必美也足太陽之下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如崑崙僕參皆在于下跟者也故血氣盛則足跟之肉必滿而其踵必堅若氣少血多則跟必瘦而無肉則空至于血氣皆少則常有轉筋之疾而踵下必多痛也

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鬚美血少氣多則鬚惡血氣皆少則無鬚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

張手陽明之脈其上行者挾口交人中上挾鼻孔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鬚美惡者稀而枯瘠也其經脈之下行者偏膊臂上入兩筋之間循合谷故血氣盛則腋下毛美而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

此言手少陽之脈其上行者出走耳前交頰上至目銳眦皆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

而冷也。血氣盛則其髑必美若血少氣多則有髑必惡若血氣皆少則其髑全無矣手陽明之下如肩髃臂臑近于腋合三間二間商陽行于指故血氣盛則腋下之毛必美其手魚際之肉必溫若氣血皆少則其手必瘦

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脈

張之意也其下行者從肩髃肘臂而上出于手腕故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則手少陽之血氣循手表腕盛則皮緩肉淖故善于捲握也多脈者皮肉瘦而脈路多外見也○仇汝

此言手少陽之脈其上行者出走耳前交頰上至目銳眦皆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脈

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

張少則面瘦色惡太陽為諸陽主氣也其下行者循肩髃肘臂而下出于手腕是以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也以上論手足三陽之血氣各循本經之部分充膚熱肉滲滲

此言手太陽之體有上下故血氣盛則其髑大而肉且多而平血氣皆少則其面瘦而其色惡也手太陽之下如腕骨後給前谷少澤之類皆行于手故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而冷也

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惡眉者氣血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

張此言足太陽之主脉也二十五人之形者皮脈肉筋骨也以五形之人論之則當手少陰主脉今變為二十有五合于手足之三陽故以足太陽主脉蓋十二經脈之俞皆會于足太陽之經也故美眉者足

太陽之脈氣血多也惡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少也其肌肉肥而顏色潤澤者手足三陽之脈血氣皆有餘也蓋足太陽為諸陽主脉太陽之脈氣血盛而美眉則諸陽之脉血氣皆有餘而肌肉肥澤矣故當再

察其皮膚分肉之氣血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逆順者皮膚經脉之血氣交相逆順而行者也知逆順之有餘不足則知所以調之矣○仇汝霖曰脈字其字宜玩蓋用脉字以知足太陽之脈之氣血

多少如其字以分別肥而澤者乃諸陽之脈之血氣有餘也○倪仲宣曰按口問篇論足太陽之精氣行于脉外以濡空竅十二奇邪之走空竅獨取足太陽之外踝此章論太陽為諸陽主脉而諸陽脉之血氣

有餘不足皆以足太陽為準蓋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在天為陽在地為水在人即為精氣是以足太陽為諸陽主氣又為諸陽主精血也

註此即膀胱經一部之外形以驗血氣之盛衰是乃行刺之約法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脉自頤行背以至

于足周一身之長左右共一百二十六穴故即此一經而一身之氣血可驗矣在上見于眉在下見于

身故眉之美者則足太陽之氣血復多也眉之惡者則足太陽之氣血必少也其體肥而且澤是血氣皆有餘也若肥而不澤則氣盛而血少耳若瘦而無澤則氣血俱不足耳審察其形氣之有餘不足而盛則

有餘之虛則補之可以知當補而補當瀉而瀉之為順而反此則為逆矣

黃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滯結而不通者此于身皆為

痛痺甚則不行故凝滯凝滯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脈結血不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於上

者導而下之氣不足于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于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

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則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註此言手足三陰三陽皮膚分肉間之氣血皆從藏府之經隧而外出于形身者也蓋二十五變之形者

宛陳素問湯液醪醴篇有

先審皮膚之瘡
次審絡中之結
次審胃中之宛
陳蓋血氣從內
而外故審察從
外而內

也少陰大陰以應五音五行之人也手之太陽陽明足之少陽太陽陽明以應左右太少二十五變之人
也諸陰陽之血氣所以充膚熱肉澤澤皮毛肥腠理濡筋骨者皆從本藏本府之經隧而出于二十五變之人
各並本經之脈絡以分界畔此非經脈之血氣故當按其寸口人迎以知陰陽之有餘不足而調之切循
其經絡之凝滯結而不通者此于形身中皆有邪痺于皮肉筋骨之間甚則留而不行以致經絡之血氣
有所凝滯蓋充膚熱肉之氣血從內之經隧而外出于孫絡皮膚此因邪閉于絡脈之外血氣不得外行
以致凝滯于經絡之中故當致諸陽之氣以溫之則寒痺解而血得以和于外矣其結絡者血氣留結於
脈內以致脈結而血不行又當決之使行蓋邪閉于皮腠而致經絡之凝滯者當理其氣血而結于脈下者
當決其血也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不足于上者推而上之蓋血氣出于皮膚而結于脈下者
餘不足之分者因絡脈所出于上下有疎通阻滯之不同也其有稽留于經絡中而不行者因而不通
必明于經隧乃能持之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胃海所出之氣血而布散於天下者從藏府之大絡
而出于孫絡皮膚大絡雖與經脈得處然上下左右與經相和而布于四末蓋並經而外出于皮部各隨
本經之脈以分界畔是以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髯美手足三陰三陽之血氣行于皮膚分肉之間如不
陽之血氣混亂也故各導而行之使各歸于本則蓋手足三陰三陽之血氣不至此不困于血結于脈絡而
界限則混亂交爭矣宛陳者陳莖之物莖積于腸胃之內以致血氣不至此不困于血結于脈絡而
故當則而予之蓋用逐陳莖之法則而予之也此手足三陰三陽之血氣不至此不困于血結于脈絡而
外出血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之約法畢矣如知太宮少宮之人則知此于足
之陽明而足陽明之脈其上行者挾口環唇則知經隧之絡脈亦絡于唇口而皮膚之氣血亦分部于唇
口也○仇汝霖曰此以皆為痛痺之皆字照應氣有餘于上或不足于上蓋十二經隧之絡脈皆為之不通如止痺于
二藏之經脈絡並行于形身之上下若此身中皆為痛痺則十二經隧之絡脈皆為之不通如止痺于
足陽明之上則陽明之上氣不足而下氣有餘矣若止痺于足陽明之下則陽明之下氣不足而下氣有
餘矣痺在陽明之部分則知陽明之氣血結而不通又不涉于諸陰陽之絡矣此蓋假痛痺
以申明皮膚分肉之氣血各並本經而出各從本經經脈所循之上下而各分界畔者也
此言刺各經之有約法也上文止以膀胱一經為言故帝以刺諸經在手厥陰寸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
即經脈終始禁服等篇所謂寸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病在手厥陰寸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
盛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按其人迎可以調陽經即諸篇所謂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陰寸口二盛而躁病在手陽明切循其各經絡之有凝滯否內有結而不通者此于身當為痛痺其
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切循其各經絡之有凝滯否內有結而不通者此于身當為痛痺其
則不能決也出山血則血乃行也大凡病之氣有餘于上者則病在上求之下當鍼其穴之在下者以導
而下之氣不足于上者則乃刺其上穴乃推其氣而久留以休息之候其氣至可也如鍼已稽留而氣尚
未至必因而迎之隨即有以推之耳凡此者必先明于各經經脈之循行後可待鍼以刺之其間有寒熱
相爭者則導而行之有氣鬱陳而血未結者必側其鍼以刺之▲側鍼即卧鍼也又必先明于二十五

人之形則血氣之多少有無病之左右上下皆能悉知無遺而後可以施鍼耳此則刺約之法所以畢也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

內論人身合五音五穀五果五畜等義故名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

按前篇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上微然又云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色故此曰右徵之人當調右手

太陽上蓋言小腸經脈穴氣道之行于上者是也正以火人而調火部耳前篇言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之下微然又云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然則少徵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上則以下為此亦與右徵之人同調右手

太陽上則以下為此亦與右徵之人同調右手

此承上章謂五音之人血氣不足者當調之以五穀五畜之五味也上章云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之上微然又云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色是右徵之人當調手太陽上矣又云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下矣今右徵與少徵同調手太陽上者謂血氣上

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是少徵之人當調手太陽下矣今右徵與少徵同調手太陽上者謂血氣上

通也

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

前篇云左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上微然又云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色故此曰左商之人當調左手

陽明上蓋言大腸經脈穴道之行于上者是也正以金人而調金部耳前篇比于右手陽明上者則以火人而調金部耳即此節可證前篇以質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上而此以左徵調左手陽明上者則以火人而調金部耳

部末知其所謂也

少徵與太宮調左手陽明上

前篇以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微然又云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色故此曰少徵之人當調左手陽明上是以土人而調土部也誠不知其所謂矣

明陽明之上腕腕然蓋以陽明胃經屬土宜以太宮屬之也此以太宮謂左手陽明上是以土人而調土部也誠不知其所謂矣

此言皮膚分肉之血氣雖各有分部然通融滲漉交相往來審經絡之相聯者亦可以通融調治也夫左商之人調左手陽明上者宜矣而左徵與少徵應調手太陽而同調于手陽明者謂手太陽與手陽明之脈並出于巨虛而上行手足三陽之脈皆縱橫聯絡于頭面然雖各有界畔而皮膚血氣之流行交

相往來故有經脈相聯者亦可以同調之也是以左徵少徵之人同調于手陽明上且手陽明土皮膚之

氣血者也手陽明之脈出于足陽明之巨虛上廉而上行故太宮之人當調足陽明上而亦可調之手陽明上也

右角與太陽調右足少陽下

前章有左角而無右角左右二字有誤

論 前篇少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又云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瘦多肉

此以右角之人而調右足少陽之下者宜也蓋以木人而調木部耳前篇太陽

論 前章云左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此以太角之人同調右足少陽下者左右上下之相通也

太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

前篇云實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又云手太陽之上血氣

大陽之上者是也蓋以火人而調火部耳前篇以少徵之人比于

右手太陽太陽之下隨隨然而此以左代右以上代下必有誤耳

論 前章云實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此以太角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上矣又云少徵之人比

也曰右角與太陽故從下少陽之氣從下而上

眾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

前篇云眾之為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又曰足太陽之下血氣

羽之人而調右足太陽之下蓋言膀胱經脈氣穴道之行于下者是也是以木人而調

水部耳前篇少羽之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下行紆然今以右代左者必有訛耳

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

前篇以少商之人比于右手太陽之下是以金人而調火部未知其所謂也

桎羽與眾羽調右足太陽下

前篇以桎之為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又云足太陽之下血氣

羽之人而調足太陽者是也蓋以水形而調水部耳其以右代左必有訛耳前篇眾

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此以眾羽之人而調右足太陽之下者是也

前章曰極之為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順之為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然今皆謂足太陽下者太陽之氣從下而上也

少宮與太宮調右足陽明下

前篇以少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下樞樞然又云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

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發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瘠善痿厥足腫此以少宮之人而調足陽明是以上土人而調土部者是也但以下代上則異耳 前篇以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今乃亦為異耳

前篇云少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下樞樞然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婉婉然以上而同調之上者陰陽血氣皆從下而上足而手也便仲宣曰足多從下蓋以下而通于下也手多從上

血氣上下珠轉之無端也

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

前篇以判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括括然又云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氣少多則

肱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此以判角之人而調足少陽者是也蓋以木人而調木部耳但以右代左則異耳 前篇少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此以少角之人而調右足

少陽之下者是也

前章云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括括然夫半謂之判判角即少角也前章止有太角左角缺角判角而無少角恐傳寫之誤耳便仲宣曰下文亦無少角

欽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

前篇云欽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又云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髮美血少氣多則髮惡血氣皆少則無髮此以欽商之人而調右足陽

明者是以金人而調土部也其足字當作手字蓋手陽明則屬金矣 前篇以少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又云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此以上商而調

右手陽明之下者是也但前止有欽商小商右商左商並無上商非此上為誤則彼之小商誤也

欽商主手陽明大腸上商主手太陽肺足陽明者胃府之經氣也此以手太陽陽明而調之足陽明者

血氣生手胃府水穀之精也 欽商主手太陽肺足陽明者胃府之經氣也此以手太陽陽明而調之足陽明者

之經故欽商與上商調足陽明也 仲宣曰藏府通連者曰下 前篇以欽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而此以欽商與上商調左足太陽下 前篇以欽商之人比于左足太陽者是以金人而調水部未知其所謂也

五行外
合五形
五音內
合五志
相輸應
者也

也

上徵與右徵同

穀麥為羊果杏手少陰藏心色赤味苦時夏之內其麥羊杏皆屬火宜火音之人用此以

以五音以五畜五果之五味謂養五音之人及二十五變之人蓋左右太少者從五音之所變也上徵者手少陰之人也右徵者左右上下手足三陽之人也上徵與右徵同者舉一而徵四也蓋四變之人本于五音之所出是以五味調五音而四變之人亦調之以此五味也麥成于夏火之穀也巳午未會成火局羊乃火之畜也杏色赤而味苦心之果也經云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夫血歸形氣歸精是火五音之形及二十五變之形也右徵者當補之以味也五音者在氣為手少陰在藏為心在色為赤在味為苦在時為夏此五音之所出也右徵者以陰而變陽也○依女書曰按前後二徵與心利二宮所謂調右手太陽上左足太陽下者即以此五味調之也列左右上下者分別二十五變之人使後學觀形以知血氣之盛虛非用五味之中而有上下之分也如用調左手太陽右手太陽下總以麥穀羊畜調之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學者以意逆之則得之矣

上羽與太羽同穀大豆畜菽果栗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

上羽太羽者水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大豆菽果栗皆屬水宜水音之人用

此以調之也

調上羽足少陰之人也。太羽者二十五變之形也。曰右微曰大羽。經大錯綜其間者舉一而左右太少與。調之以此五味也。豆色黑性沉水之穀也。歲乃亥畜水之畜也。栗色黑味鹹腎之果也。上羽者在經氣。為足少陰在藏為腎在色為黑在味為鹹在時為冬。○倪仲宣曰所言足少陰。藏腎者謂大豆黃栗之味在經氣調養足少陰在藏則調養腎也。餘藏同義。

上宮與太宮同穀稷畜牛。果棗足太陰藏脾。色黃味甘。時季夏。**調**上宮太宮者土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此以調之也。果之內其稷牛棗皆屬土宜土音之人用。

調上宮足太陰之人也。太宮者變而為足陽明也。稷色黃味甘土之穀也。牛乃土之畜。棗者脾之果也。在。氣為足太陰在藏為脾在色為黃在味甘在時為長夏。上宮大宮加宮左宮少宮之人同調。此穀畜。之味也。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手太陽藏肺。色白味辛。時秋。**調**上商右商者金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也。之內其黍雞桃皆屬金宜金音之人用。此以

調上商手太陰之人也。右商四變之形也。黍色白而秋成金之穀也。雞屬酉而鴉于己酉丑時金之畜也。桃。色白而有毛肺之果也。在氣主手太陰在藏為肺在色為白在味為辛在時為秋。上商右商少商鈇。此穀畜之味也。

上角與太角同穀麻畜犬。果李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調**上角太角者木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也。之內其麻犬李皆屬木宜木音之人用。此以

調上角足厥陰之人也。太角四變之形也。麻色青莖直木之穀也。犬屬戌而味酸厥陰之畜也。李色青味。調此穀果之味也。在經氣主足厥陰在藏為肝在色為青在味為酸在時為春。上角太角右角鈇角同。五音者補五藏調四變者補六府。前言調其六府而此又言五音之。人合于五藏宜有以善調之也。

戊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王子方曰胡麻可以作飯

十

此與二
十一篇
臂陽明
有入頤
偏蓋節
合參
王于方
曰此正
經語之
錯綜處

判角與太角同左足少陽下

註判角太角屬木宜調足少陽膽經木

註前章云太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道道然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推摧然今同識是少陽下者上下之相通也仇汝霖曰以此經而調彼經者論經氣之交通也以本經而調本經者論左右上下之相通也

太羽與太角同右足太陽上

註太羽屬水宜調右足太陽膀胱經水而太角屬木未附之義不可曉

註太羽屬水宜調足太陽者也太角屬木同調足太陽上者足太陽之脈抵耳上角交于足少陽之浮白率谷穴陰諸穴是足太陽與足少陽之脈絡交通于上故太角同調足太陽上

太角與太宮同右足少陽上

註太角為木宜調足少陽膽經木而太宮屬土附之義不可曉

註太角屬木宜調足少陽者也太宮屬土同調足少陽上者足陽明之脈上交于足少陽足少陽之脈上氣血不足者同調此五味也倪仲宣曰左角與太角同足陽明上者少陽之脈上交于陽明也加宮與太宮同足少陰下者陽明之脈上交于少陽也今復以太角在上少陽在下而太宮居

註右按以宮調胃土以羽調脾水等義固以五行相屬其間以別音之人互入必是手足左右上下陰陽手而多說今以此九項而與前十二項相配有重者如左手陽明上右足太陽下右足陽明下左手陽明上右足陽明上此必由重者差故致有缺者不全也後後之君子正之

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右角欽角上角太角判角右商少商欽商上商左商少宮上宮太宮加宮

左宮○卑羽桎羽上羽太羽少羽

註夫上徵上角上商上宮上羽者乃五音五行而合于手足之三陰者也左右太少者乃四變之形而比于手足之三陽者也以五音而錯綜在中者陰內而陽外也上章論質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上少徵

之人比于右手太陽下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上質判之人比于左手太陽下蓋以上徵之人變質徵之人比于左右少徵質判于下之左右也今復以五音錯綜其間者是右徵之人可比于左太陽上少徵之人可比于右太陽上質判之人可比于右太陽下判徵之人可比于左太陽下也當知五音之人

微之人可比于右太陽上也質徵之人可比于右太陽下判徵之人可比于左太陽下也當知五音之人

之陰陽以養五音五臟之人也五臟之中又不必專主于腎在左而少在右實在上而少在下故復序此
陰陽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此此總承上文而復申記之五音之
各分為五計二十有五之數也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岐伯曰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
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
於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脈不營口唇故鬚不生焉

中焦所
生之血
氣亦半
榮于脈
中半榮
于脈外

張此復論充膚熱肉澹滲皮毛之氣血又起于胞中從衝脈任脈而散于脈中者也上章論胃府所生之
血氣出于胃之大絡注藏府之經隧而外滲于皮膚此後天水穀之精從中焦而出也此言胞中之血
氣從衝任而行于經脈之外內乃先天所藏之精氣從下焦而上也蓋言形中之血氣起于胞中上循背
筋骨者本于先後天之資生而資始也胞中為血海下焦少陰之所主也衝脈任脈皆起于胞中上循背
裏為經絡之海者胞中之血氣從衝任而半榮于脈中也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此半隨
衝脈而散于皮膚分肉中之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婦人之生因月事以時
下數脫于血而血不足不得上榮于唇口故鬚不生焉上章論生鬚眉毫毛之氣血手足三陽之所主也
此章論唇唇口生鬚鬚之血氣衝脈之所濡也血氣生始出入之道路多歧若非潛心體會反與七辛之
歎○仇汝霖曰妊娠之血皮膚之血也此血卧則歸肝
故卧出而風吹之則為血痺如熱入血室刺肝之期門

此此言婦人之所以無鬚也前篇言血氣盛則鬚美長今婦人無鬚豈無血氣乎伯言婦人之所以無鬚
者以其數脫血也蓋婦人衝任二脈皆起于受胎之胞絡宮中上循背之裏而行為經絡之海其浮而
外行於腹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其別而行者略于唇口惟血氣盛則膚充而肉熱血獨盛則皮膚滲而毫
毛生今婦人之生氣有餘而血不足以其月事以時下而數脫血也故衝任之脈不榮口唇鬚之所以不
也生

黃帝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
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瀉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

宗筋者前陰也。官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瀉而不復上榮于唇口故鬚不生此因割去前陰而傷其先天之精氣也。

此言官者也。所以無鬚也。士人有傷於陰器而陰器絕而不起亦不能復有所用其鬚之生者自若。惟官者陰器既傷而鬚獨不生帝之所以疑也。伯言士人雖有傷于陰器其宗筋未嘗去而衝脉未嘗傷也。彼官者不然所以血一瀉而不復其所傷之處膚內結衝任之脈不榮于上之口唇故鬚焉得而生也。

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于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

此言胞中之血氣。本于先天之所生也。天宦者謂之天閹不生前陰即有而小續不長不能與陰交而生于此先天所生之不足也。其衝任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仇汝霖曰。鬚髮生于有生之後然又本于先天之精氣以上二篇論陰陽血氣有互相資生之妙學者再于五音五行之外求之。

此言天宦之所以無鬚也。天宦其體天生如宦者也。天宦未曾如宦者之被傷亦未嘗如婦人之脫血其鬚不生帝之所以疑也。伯言此天之所以不足之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止有氣而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亦不生也。

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蓋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眉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

此復論人道之歸于天道也。青黃赤白黑五音五行之色也。赤主夏而黃主長夏故黃赤者多熱氣。故氣者陽氣也。青主春而白主秋故青白者少熱氣也。黑主冬令之水而陽氣深藏故多血而少氣也。三陰三陽者乃天之六氣合于四時初之氣厥陰風木二之氣少陰相火三之氣少陽君火四之氣太陰濕土五之氣陽明燥金終之氣太陰寒水在天有此六氣而人亦此六氣者也。合人之臟腑經脈有手足十二之分在天之陰陽止有太少之六氣也。故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論人歸于天道而合于天之四時又以分手與足也。

此帝贊伯能通萬物之精。故能察顏色而明經絡也。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氣少血。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注此以人之常數而合于天之常數也。常數者地之五行。天之六氣。五六相合而成三十年之一紀。六十歲之一周。而人亦有此五運六氣者也。是以首論地之五行。以合人之五行。末論人之六氣。而合于天之六氣者也。在天成氣。在地成形。人秉地之五行。而成此形。然本于天之六氣。故復歸論于天之六氣。馬男玉師曰。血氣生于陽明。故陽明多血。多氣。其餘陰陽有多氣少血者。有多血少氣者。此大數之不全自。然之理也。然本經以厥陰常多氣少血。太陰常多血少氣。而素問血氣形志篇及本經九鍼論以厥陰多血少氣。太陰多氣少血。豈經義之矛盾耶。抑相傳之錯誤歟。曰。此正以人之常數合天之常數也。夫厥陰之上。風氣主之。風者大塊之噫氣。故厥陰之多氣也。太陰濕土主氣。地氣升而為雲。為雨。故曰太陰所至為濕生。終為注雨。雨者不注于地。而為經水。故太陰之多血也。此天之常數也。在人。之形藏足。厥陰主肝。主藏血。手厥陰主心。包絡主生血。故厥陰之多血也。此陰者。脾土也。命門相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三者主生諸陽之氣。故太陰之多氣也。此人之常數也。故有此六氣。而人有六氣。在天之陰陽。應天之常數。在人之陰陽。應人之常數。故以人合于天。而合有異同也。雖然。陰陽之道。未有常而無變者也。以天之常變論之。厥陰司天之政。雲起雨降。濕化乃行。是厥陰之多血矣。太陰所至。為雷震烈風。是太陰之多氣矣。以人之常變論之。厥陰受水穀之濁。是太陰之多血矣。噫。知陰陽常變之道者。然後能明萬物之精微。○仇汝霖曰。首言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謂人。合天地之五數也。未結云。夫人之常數。此天之常數也。謂人合天之六數也。故曰其生五。其數三。謂人之生于地之五行。而合于三陰三陽之天數。○倪仲宣曰。五者應五運也。在中主神機之出入。六者合六氣也。在外應天氣之升降。人能養此五運六氣。與天地合同。弗使神氣有傷。可以長仙不老。

注此結言手足六經之氣血各有多少。見調經者當視其氣血以為主也。太陽者。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少陽者。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陽明者。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也。太陽太陰俱多血少氣。少陽厥陰俱多氣少血。陽明血氣皆多。少陰陰多氣少血。知其血氣多少。則可以辯二十五人之形而調之也。按此又見素問血氣形志論。本經九鍼論。但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有不同耳。大義當以素問為問為的。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馬內有百病始生故名篇

勝平聲
數上聲
邪者謂
風雨之

風乃陽
邪雨乃
陰邪故
為寒為
熱

氣主皮
毛氣傷
故毛折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清濕喜怒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

下三部之會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于陰或起于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

藏藏傷則病起於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于其淫佚不可勝數

張

按本經云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氣寒傷形乃病形風傷筋脈筋脈乃應此形氣外內

必從足始故清氣在五臟之外合也此蓋承上章而言五行之形不足于上者則風雨襲虛而病起于上不

形者下者則清濕襲虛而病起于下藏氣不足者則喜怒傷氣而病起于陰故當用五穀五音五果之五

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陰陽和調血氣充滿病則無由入其腠理此則人之所以養生良醫之治未病

也○徐振公曰五音之人應五臟左右太少之人應形身之上下五音之人陰氣多而陽氣少左右太少

之人陰氣少而陽氣多是人當病形左右太少之人當病藏矣雖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盛者

有血氣之不足陰盛者亦有血氣之不足也倪仲宣曰此註照應下章行鍼論

張此言外感內傷約為三部而淫佚有不可勝數也百病始生皆由于風雨寒暑清濕喜怒怒不節

則傷臟傷臟則病起于陰經而名之為內傷也清濕襲虛則病起于下蓋足陽經感之則病起于陽足

陰經感之則病起于陰風雨襲虛則病起于上此亦病起于陽而名之為外感也是謂三部之氣所傷異類至其浸淫流佚則病有不可勝數者也

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

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眾入肉堅其

中于虛邪也因于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為名上下中外分為三員

張

此言風雨之邪客于形而不傷氣者傳舍于內而成積也金匱要畧云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為內所

折毛發理使正氣橫傾淫佚洋行于肌腠絡脈之間而傳溜于血脉經脈內連藏府是以大邪入藏腹病

下淫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蓋陰陽六氣生于五行五藏內合五行外合六氣故傷于氣者傳溜于血

脈則內于藏府矣如病形而不病氣者雖傳舍于經脈上留于腸胃之外而成積也夫虛邪之中人也淺

漸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若存若亡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虛邪傷形

六經者
手之六
經也募
原之內
有細絡

玉師曰
本經凡
論鍼論
證之中
宜體認
經脈形
氣之外
出入

伏衝者使行腹內之衝脈衝脈者起于胞中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于皮膚充膚熱肉濡養筋骨邪留于
內則血氣不能充溢于形身故體重身痛也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在腸胃之時責響腹脹多寒則腸鳴
飧泄多熱則澹出糜糜者穀之不化者也募原者腸胃外之膏膜留著于脈者募原間之脈絡也稽留其
間而不去則止于此而成積矣孫絡絡脈者募原中之小絡經脈者胃府之大經也輸脈者藏府之大絡
轉輸水穀之血氣者也此數者在藏胃之前後左右邪隨着而為積邪之淫佚不可勝數也○徐振公曰邪
循于腹內之筋也此數者在藏胃之前後左右邪隨着而為積邪之淫佚不可勝數也○徐振公曰邪
傷氣則邪從經脈而內于藏府蓋三陰三陽之氣生于藏府從經脈而出于膚表故邪亦從經脈而內干
于藏府也邪傷形則從別絡而入于腸胃之外蓋形生于藏府從經脈而出于膚表故邪亦從經脈而內干
絡脈溢于胃之大絡轉注于藏府之經遂外出于孫絡皮膚所充膚熱肉濡養筋骨者也是以形
中之邪亦從外之孫絡傳于內之孫絡留于腸胃之外而成積故下文曰其著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
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拘積而止之蓋外內孫絡之相通也以外內之相應也○倪卿
宣曰古來論完穀不化有言因于寒者有言因于熱者今本經以多熱則澹出糜是困于熱矣蓋火能速
物而出故不及化

論此言邪氣之淫洩始于虛以感之而以次傳舍則為積也上文言風雨寒暑清濕而此曰風雨寒熱又
曰疾風暴雨辭不同而均之為外感也然此諸外感者不得天之虛邪則不能傷人也▲虛邪見上古

天真論本經九宮八風等篇又不得之人之本虛亦不能傷人也此以天之虛人身形之虛兩虛相得
所以諸邪得以客其形耳若天有實風▲九宮八風篇以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志長養萬物▼人有
實氣則兩實相逢眾人肉堅又不客其形矣此可以見人之中于虛邪由于天時之虛與其身形之虛故
參以虛實之法則知大病之所由成也又由其邪氣之有定舍而命其病體之有定名當為上下中外之
三員猶言三部也蓋人身大體自縱而言之則以上中下為三部自橫而言之則以在表在裏半表半裏
為三部故謂之上下中外之三員也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正以皮膚緩則腠理開則邪從毛
髮入入則至深深則毛髮立立則皮膚折然而寒遂因之而為痛痛始之于皮膚緩則腠理開則邪從毛
則傳舍于絡脈如足太陽膀胱經在飛揚之謂蓋浮而易見者為絡深而不見者為經凡各部分肉之絡
脈皆是也此其肌肉盡痛則深于皮膚矣其痛之時呼吸之際大經之脈不能流通而間有脈之代而中
止不能自還者其繼而在絡脈者如此留而不去傳舍于經如凡各經之脈其直行者是也如足太陽
勝現于崑崙之謂此則酒濕寒喜于多驚其在經者如此留而不去傳舍于輸穴如足太陽膀胱經
在東骨之謂時則六經不通于四肢肢節皆痛腰脊乃強其在輸者又如此留而不去傳舍于輸穴如足太陽膀胱經
脈時則身體重而且痛也其在于伏衝之脈者如此▲按素問瘧論有伏膺之脈今曰伏衝然下文有或
着于伏衝之脈或着于臂筋當于伏衝為二然此處不曰留而不去傳舍于臂筋而下文乃有或着于臂
筋則臂筋與伏衝亦相近可以為二亦可以為一者也▲大義又見本經歲露論篇留而不去傳舍于
上之胃在下之腸時在腸胃之間具舉為今變且為腹脹肉而寒氣或多則腸鳴而飧泄其食不化內而

此如
胃者又如此
留而不去則息
或着于伏衝之
脈或着于脊筋
或着于腸胃之
募原上達於
緩筋此乃邪氣
之所淫佚其不
可勝數者又

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着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
白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腹滿雷引。故時切痛。其着于陽明之經。
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飢則益小。其着于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飢則安。其着于腸胃之募原也。
痛而外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飢則痛。其着于伏衝之脈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于兩股。如湯沃之。
狀。其着于膂筋在腸後者。飢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着于輸之脈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
塞。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

張此承上文申明留着而成積者各有形證也。孫絡者，腸胃募原間之小絡，蓋胃府所出之血氣滲出于外之血氣從胃氣從血氣從孫絡出于氣街而行之于皮膚之內，故大飢則津血少，故小也。緩筋者，經于腹內之筋，故有似乎陽明之積，飽則脹，故痛，飢則止而安也。募原者，腸胃之膏膜，飽則津液濇調于外，故安飢則乾燥，故痛也。伏衝之脈拔于脇間，故搖之應手而動。發于熱者，衝脈之血氣充于外，在腸之後，故飢則積見，飽則不見，而按之不不得也。輸之脈者，轉輸津液而成熱也。腎筋者，附于脊骨之內，在腸之後，故飢則積見，飽則不見，而按之不不得也。輸之脈者，轉輸津液之脈，藏府之大絡也。胃府水穀之精從胃之大絡而出，注于臍府之大絡，從臍府之大絡而出，注于皮膚，故積注于輸之脈，則脈道閉塞不通，津液不下，而皮毛之孔竅乾寒也。此邪氣之從外而入，從上而下，以成其積也。徐振公曰：手足之居也浮而緩者，謂無力也。勝孫絡之浮緩者，胛尺膚也。蓋脈之急者，尺上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胃府所出之氣血從陽明之五里而出，于尺膚是以胛孫絡之浮緩則知其無力而不能拘攣也。○倪仲宣曰：寸關尺三部以候臟腑經脈之氣，人迎氣口以候在外之氣，尺膚以候在內之氣。

或積在內
外之終
盡處則
為氣街

小針解
曰夫氣
之在脈
也清濕
地氣之
中人必
從足始
蓋天之
風雨傷
人皮膚
從皮膚
而入于
絡脉也
傷人脈
路從脈

註此承上文而詳言積之在于各所者其狀有不同而病有所由始也夫所謂邪也在絡絡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于臂手孫絡之居浮而不沉緩而不急不能遽積而止之故往來相移其內而腸胃之間有水湊聚注瀉濯濯有音且有寒氣則脹滿如雷有聲而相引時常為切痛也其着于陽明經者即胃經也其積當於臍而居如飽食時則積益大飢時則積益小也其着于緩筋也似前陽明之積飽食則如益大之謂飢則安則如益小之謂也其着于腸胃之募原積痛則外連于緩筋如飽食則稍安飢則必痛矣其着于伏衝之脈以手揣摸其積應手而動舉手則熱氣下于兩股間如有以湯沃之之狀也其着于臂筋臂筋在腸之後故積亦在腸後方其飢時則積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又不可見也其着于輸之脈而為積者當閉塞不通津液不下行故孔竅皆乾壅也凡所謂積之成者皆邪氣之從外而入內從上而之下者也

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

註此承上微下之大風雨者在天之邪而傷上清濕者在地之邪而傷下在天曰生在地曰成故積之始生得寒而生清濕之邪厥逆于下而成積也

註此原積之始生者必由于寒而其所致則由于氣之逆也厥者氣逆也下文正詳言之

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惋惋生腰寒腰寒則血脉凝滯血脉凝滯則寒氣上入于腸胃入于腸胃則腹脹腹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于寒若內傷于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濕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滯滯着而不去而積皆成矣

註此言清濕之邪傷下之形而成積也惋悶也厥逆生足悶者邪氣厥逆于下則足脛惋而不得疎利矣

而或積矣若卒然多食飲則腸滿又或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于寒若內傷于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輸者轉輸血氣之麻六者手經之輸即陽絡也六輸不通則

絡而由
于肌膚
血外溢
者外溢
于皮膚
而為血
血內溢
于募原
而使血
血溢于
腸外者
從絡脉
之裏處
外出于
郭中之
積中而
上下皆
傷形中
之血氣
六輸者
即上文
所謂輸
之脈

溫膚熱肉之氣不行血凝滯裏而不散津液滯于絡中滲于絡外着而不去而積成矣此言汁沫迫聚或腸外之寒汁沫與血相搏皆能成積也或外中于寒兼之內傷憂怒凝血與津液留着亦皆成積也按經外以養形是以陽之六絡並經而上循于手足三陰三陽之大絡並經而下循于足主行血氣滲出于脉則內溢于脈外而成積是外內皆主滲出于脈外者也○徐振公曰因于風雨所生之積着于有形而生故曰生因于清濕所生之積乃凝血與津汁搏聚於空郭之中如懷子之狀虛懸而成形蓋因于天者本于無形故附于有形而生因于地者乃自成其形也

注馬此承上文而詳言積之始生至其所以成也足之六經氣有厥逆則足悶然不得清利由是而脛寒由是而血脈凝滯而面是而寒氣入于腸胃內為腹脹外則汁沫迫聚不得散釋日成漸積又或卒多食飲則腸中溢滿又或起居用力不慎則絡脈傷如陽經之絡脈受傷則血當外溢而為衄如陰經之絡脈受傷則血當內溢而去後有血如腸胃之絡脈受傷則血當溢于腸外其腸外有寒汁沫與此血相搏所以并合凝聚不得散釋而積已成矣又或卒然外中于寒或內傷于憂有時而怒則氣上逆以致六經之輸脈不通熱氣不行凝結蘊裏而不釋散津液凝滯着而不去而積之所由成也故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者其大義如此

黃帝曰其生于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

房汗出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

注馬此節大義與本經邪氣臟腑病形論第二節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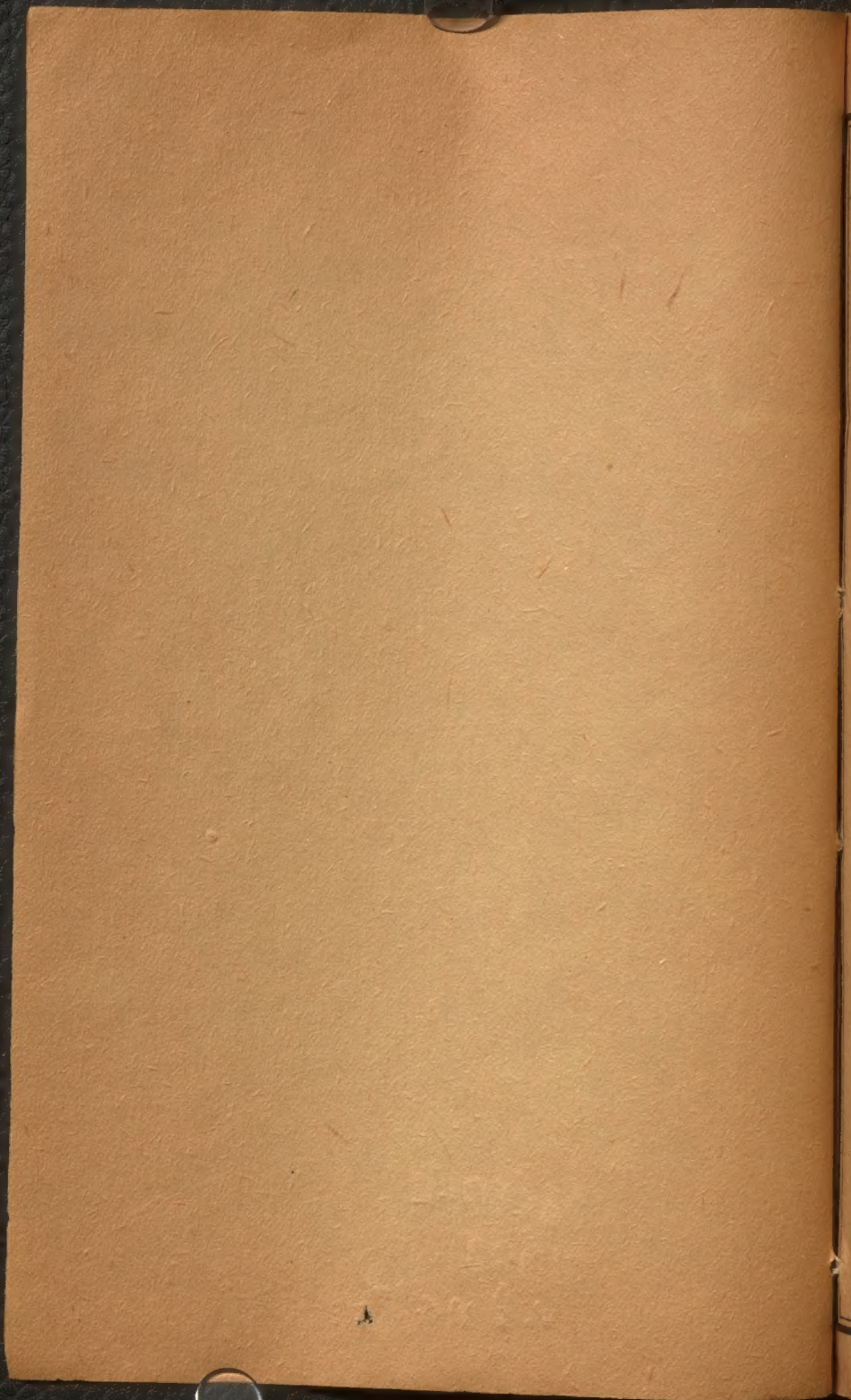
注張此言喜怒不節則傷五臟之形而病起于陰也憂思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忿怒不節則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用力過度若入風汗出則傷腎此外因于天之風雨地之清濕內因于五臟之情志而成上中下三部之積也按五臟止曰生病而不曰積蓋五臟之病積在氣而非有形也難經所謂在肝曰肥氣在肺曰息奔在心曰伏梁在脾曰痞氣在腎曰奔豚此乃無形之氣積而非有形之血積也倪仲玉曰憂思忿怒傷氣故積在氣

注馬此言積之生于陰者以五臟各有所傷也前篇言積所生之處皆非生之于五臟者也故帝以生于陰經者為問伯言五臟各有所傷故積之所由生也憂思則必傷其心重寒傷肺即本經邪氣臟腑病形篇云形寒飲入于房以致汗出而復當于風則風又從而入之則傷脾用力過度乃入于房以致汗出而復往浴體則傷腎此乃或內或外或上中下三部隨各藏之經絡而積之所生者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瀉則瀉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張痛者為積之痛于內也察其所痛知其所應者如着于孫絡之積則外應于手臂之孫絡着于陽明之經積則外應于光明着于腸胃募原之積則外應于谿谷之穴會着于伏衝之積則外應于氣衝太赫着于臂筋之積則應于足少陽太陽之筋結于緩筋之積則應于足太陰陽明之筋成于六輸之積則外應于內關外關通里列缺支正偏歷積于空郭之中則外應于陽明之五里臂腕之尺膚積于五藏察其左右上下則外應于五藏之經俞審其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瀉則瀉隨四時之序氣之所處病之所舍藏府之所宜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注此言治積之法也毋逆天時如春氣在肝及月郭空滿之類皆是也



H 8742

1922

v. 2 no. 6